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

宋 袁樞 撰

武韋之禍二

天發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
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
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
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
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
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構
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
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

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兎縣官使人

搜捕蹀踐瓜田立盡又游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

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
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
俟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
初為蒲州司法以寛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
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
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
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

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

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
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
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
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
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藝帥關中百姓九
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

不許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

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
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
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
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
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
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
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
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

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竝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游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

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壬申赦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

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名曰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宗先廟為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

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

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
表請封中嶽已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
戶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
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
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
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

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圜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
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
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
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
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
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
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
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

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
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
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王鈐衛大將軍張虔勗
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
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
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
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

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欵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傅游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宫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

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諧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欵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

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於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

冀喜曰大夫冀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忠之過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

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

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
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
其巾帶寢處甚安茍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
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
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
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
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
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

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

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

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
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
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
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
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
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
簒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
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瞿然

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

以刀刮畫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䳇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徧猫饑搏鸚䳇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輙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

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思名諤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寛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寛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

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為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宫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宫樂用舞者九百人戸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曽孫也皇嗣畏忤㫖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

異以恐德妃母龎氏龎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呪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龎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龎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自憂懼容伺之方熟寢

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一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

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内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二月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

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

六道流人未死者並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來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

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勲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内史李昭德為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

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駮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殺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

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鄜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夫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

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

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十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

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内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勅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

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性情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戻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

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
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
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
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
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
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
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
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
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
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
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
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請息私恩使有
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
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
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

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茍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歳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率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

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牓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三月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

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盗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尭年之四凶也崇飾恶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

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

合宫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寛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受以來太后

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来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

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

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勅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

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揺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寃䰟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

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曰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

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　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

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
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
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
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
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
動揺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
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
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鄉時

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羮臣安所避之

聖歴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

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

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安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已已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

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

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

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禄大夫

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

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為控鶴監内供奉

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

上書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

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

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

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數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内史王及善雖

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閤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為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

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廢弛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

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鄉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項貶安固尉太后以項有

幹略故委以腹心項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
前項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項視懿宗聲氣淩厲
太后由是不悅曰項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
可倚耶他日項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
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
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
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
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

御豈足汚朕匕首邪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
王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冐官事由是坐貶謫日得
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
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
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
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

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耻求為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太后信重

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輙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緼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

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彦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

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
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
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䟽曰陛下欽
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
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
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
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

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湯心神何不禪位
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
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
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簡臣
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
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
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名見賜食慰諭而遣
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

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
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
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
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
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
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
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

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賔客武三思為太谷道大揔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䟽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

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瓌之曾孫也

三年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月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死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以朝臣無以

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嫻吏事曏在岐州戸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之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

乃諳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
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
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
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叅對往復不决昌
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
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
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
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滅族但臣畏元忠寃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

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忷忷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内問鼎於大明殿前陛

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在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

得無狠狽乎晈曰魏公以忠獲罪晈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

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
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
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
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
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
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
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
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

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毁三陽宫以其材作興泰宫於萬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

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夏四月太后復税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户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

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邉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謟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

花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

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

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

問崔元晞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常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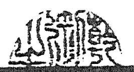
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
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
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
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
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
即收繫恐其揺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
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
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

按又教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又教璟副李嶠
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
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
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
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
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
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
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

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

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
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
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
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
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
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
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
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

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元孫也先是李嶠崔元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使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彦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